大运河

18 非遗——肃宁吹糖人
19 花园——时间的声音
20 悦览——凡事提前5分钟

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今日运河气象新

运河渡口 王少华 摄

跟着古诗看运河

策划 沧州文研会 沧州晚报

桑园

清·吴之振

细路危桥别有村，万枝杨柳护宅门。
牛闲引犊眠沙垄，兔黠窥人隐树根。
风到池塘摇浅碧。日斜楼阁做黄昏。
齐民要术秋来熟，归买犁锄教子孙。

作者简介：吴之振，别号竹州居士，晚年又号黄叶老人、黄叶村农，清初诗坛宗宋派代表人物。

古诗韵里读家乡

■纪双明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吴桥人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我们的家乡，曾被古人写在诗词里拍节击缶、长诵短吟，你是否会和我一样，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，满怀敬畏地重新触摸和打量脚下这方生我养我的热土呢？

诗人自江南游历而来，长袂飘逸，把酒临风间，偶遇岸边桑林蓊郁，遮天蔽日，惊诧此地到底是他乡还是故乡？不由道声“船家打住”，信步一探究竟。但见岸边阡陌纵横，小桥流水，杨柳掩映若隐若现的柴门，歇卧田垄的耕牛和嬉戏的牛犊，树根下探头探脑的野兔……田园牧歌式的恬淡自然让诗人顿兴诗情。他挥毫泼墨，为我们还原出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淳朴民风，成为我们解读家乡前世今生的经典之作。

清风摇曳，竹影婆娑，有幸参加朗诵沙龙的活动。友自邻省而来，一首纳兰长安的《暮泊桑园喜清凉得眠》令所有人感慨唏嘘。泪光盈盈中，桑园，已是游子化不开的浓浓乡愁。友祖籍桑园，自幼在运河边长大，逮鱼、捉虾、挖蛤蜊、摸知了猴，爬到高高的树上吃杜梨、拽槐花、撸榆钱、掏鸟窝……冬天在冰上打“出溜滑”，一不小心跌个仰八叉，头上磕个大包……那些童年趣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

春日迟迟，草木萋萋。漫步运河边，不期与杂技学校练功的孩子们擦肩而过，几个外国学员也在其中。他们是稚气未脱的孩子，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昔日，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祖辈，为了生计，稼穑之余，行走江湖，“小小铜锣圆悠悠，学套把戏江湖走。南北二京都不收，条河两岸度春秋”。沿运河走出去的杂技艺人，走进大都市，兼收并蓄，博采纳新。如今，沿运河走回来的杂技，经过家乡人努力，实现了华丽转身。

古运河畔的家乡，惠风和畅里，用三十万颗滚烫的胸怀，迎接每一位过客，等待每一位远方的归人。

如今，运河博物馆、江湖大剧院、金鼎线装书博物馆、吴桥码头，甚至，千亩格桑花海、油葵花海、牡丹花海，都已成为家乡的符号，成为触摸乡愁的触角。

有人说，风景等过客，故乡等归人。原来，我的家乡，一直就是过客笔下的诗和远方；原来，我们追寻诗和远方并不遥远，它一直就在我家乡，不舍不弃，等待每一位懂它的过客和归人……

过东光城

清·华长卿

废堞深濠树两行，
朝曦初上到东光。
城西门外匆匆过，
菩萨低眉笑我忙。

作者简介：华长卿，清朝直隶人，道光十一年中举人。与任丘边浴礼、宝坻高继珩称为“畿南三才子”。

华长卿的东光时刻

■刘春来

东光古称观州，汉高帝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置县，距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。因此地原为汉东阳侯之封地，遂取“东阳”之义，名为东光。

据清朝光绪十二年修撰的《东光县志》记载，东光旧城原有围墙，“四面各一百六十丈，高二丈五尺，厚一丈五尺，雉堞凡一千二百六十个。明崇祯十三年增修砖城，周围六里，高三丈六尺，雉堞一千。城有四门，各二重。上建重楼八座，四隅建重楼四座，四城腰铺八座”。据东光志史研究者介绍，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，东光县城围墙还在。

古东光城共有四个城门，即南门、北门、东门、西门。县城布局以县城老十字街为基线，由内向外逐次延伸，分为“四铺”（也称四街），即东铺、西铺、南铺、北铺；“四营”（东南营、西南营、东北营、西北营）；“四关”（东关、西关、南关、北关）。其中，“四铺”“四营”皆在城墙以内，是为“城区”；“四关”则在城墙之外，是为“城郊”。城墙四周有深池（护城河）环绕。

本诗的作者华长卿，直隶奉天人，生于清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卒于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享年77岁。道光十一年中举人，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大学问家，被誉为“畿南三才子”之一，曾奉旨任清廷国子监正学衔。

某年某月的一天，诗人或因公务，亦或拜访诗友，乘舟沿运河航道夜晚行至东光，于东光码头停船夜宿。第二天，诗人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趁船家开始行船准备的当口，弃舟登岸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沿官道由西向东而行约两公里。绕过官道南侧巍峨的二郎岗，移步至东光县城西门下。此时，红日初现，清晨的空气格外怡人。诗人目光所及，只见飞檐陡峭的双重城门楼高高耸立，庄重大气。但两侧的旧城墙，因年久失修，顶部已是斑驳陆离，荒草萋萋，透着些许苍凉。城墙边的护城河，虽亦年代久远，却仍是深沟濠垒，蔚为壮观。

堑濠之外，两行深深浅浅的古木，树姿婆娑，纵情婉约，成为眼前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勾起了诗人的无限遐思。这些古木，或是几棵老枣树，或是一行老榆木，亦或是几株翠柳青杨。总之，是北方的那几种树木，让人感觉分外亲切。观赏片刻，因为急着赶路，诗人来不及走进城门畅游，便抱憾匆匆离去。

东光城内的西南营，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古刹普照寺（又称铁佛寺）。该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五年（公元972年），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。寺内主殿大雄宝殿内，供奉着铁铸释迦摩尼佛像，高8.24米，重48吨，为全国最大的座式铁佛；偏殿内，供奉着南海观世音菩萨像，端坐莲花，手托净瓶，环视众生。

作为一名学问大家及诗人，华长卿无疑久闻其名，心神往之。正因如此，诗人此次东光之行，虽未入城参拜，但与普照寺只有一墙之隔。他或许听闻了古刹内传出的幽幽晨钟之声，或许嗅到了寺内飘出的香火味道。于是，心领神会，发出了“菩萨低眉笑我忙”的自我调侃。此刻，诗人的心境应该是轻松而愉快的。在诗人的意念中，虽诸事繁忙，近佛而不能参佛，但此刻，他分明感受到了古寺内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的佑护之意，也可聊以自慰了。

这次之后，华长卿是否再次到访过东光，已无从考证。但诗人留下的这首《过东光城》，成就了他与东光的一段佳话，并成为古老东光历史的一幅存照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愈发熠熠生辉。